

卷第三百九 神十九

蔣琛 張遵言

蔣琛

雪人蔣琛，精熟二經，常教授於鄉里。每秋冬，於雪溪太湖中流，設網罟以給食，常獲巨龜，以其質狀殊異，乃顧而言曰：「雖入餘且之網。俾免剝腸之患。既在四靈之列，得無愧於鄙叟乎？」乃釋之。龜及中流，凡返顧六七。後歲餘，一夕風雨晦冥。聞波間洶洶聲，則前之龜扣舷人立而言曰：「今夕太湖雪溪松江神境會，川瀆諸長，亦聞應召。開筵解榻，密邇漁舟。以足下淹滯此地，持網且久，纖鱗細介，苦於數網。脫禍之輩，常懷怨心。恐水族乘便，得肆胸臆。昔日恩遇，常貯怒誠，由斯而來，冀答萬一。能退咫尺以遠害乎？」琛曰：「諾。」遂於安流中，纜舟以伺焉。未頃，有龜鼉魚鱉，不可勝計，周匝二里餘，蹙波為城，過浪為地。開三門，垣通衢，異怪千餘。皆人質螭首，執戈戟，列行伍，守衛如有所待。續有蛟蜃數十，東西馳來，乃吁氣為樓台，為瓊宮珠殿，為歌筵舞席，為座褥褥，頃刻畢備。其尊田徑罍器皿玩用之物，皆非人世所有。又有神魚數百，吐火珠，引甲士百餘輩，擁青衣黑冠者，由雪溪南津而出。復見水獸術亦數百，銜耀，引鐵騎二百餘，擁朱衣赤冠者，自太湖中流而來。至城門，下馬交拜，溪神曰：「一不展覲，五紀於茲雖魚雁不絕，而笑言久曠。勤企盛德，哀腸惘然。」湖神曰：「我心亦知此。」揖讓次，有老蛟前唱曰：「安流王上馬。」於是二神之候焉。則有衣虎豹之衣，朱其額，青其足，執蠟炬，引旌旗戈甲之卒，凡千餘，擁紫衣朱冠者，自松江西派而至。二神迎於門，設禮甚謹，敘喧涼竟。江神曰：「此去有將為宰執者北渡，而神貌未揚，行李甚艱。恐神不（不字原空缺，據陳校本補。）識不知，事須帖屏翳收風，馮夷息浪。斯亦上帝素命，禮宜躬親。候（明鈔本作後）吾子清塵，得免舉罰否。然竊於水濱拉得范相國來，足以補其尤矣。」乃有披褐者，仗劍而前，溪湖神曰：「欽奉實久。」范君曰：「涼德韋泯，吳人懷恩，立祠於江濱，春秋設薄祀。為村醮所困，遂為江公驅來。唐突盛宴，益增慚慄。」於是揖讓入門。既即席。則有老蛟前唱曰：「湘王去城二里，俄聞駢闐車馬聲。」則有綠衣玄冠者，氣貌甚偉，驅殿亦百餘。既升階，與三神相見。曰：「適輒與汨羅屈副使俱來。」乃有服飾與容貌慘悴者，偃僂而進。方即席，范相笑謂屈原曰：「被放逐之臣負波濤之困，讒痕謗跡骨銷未滅，何慘面目，更獵其杯盤？」屈原曰（屈原曰三字原缺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。）：「湘江之孤魂，魚腹之餘肉，焉敢將喉舌酬對相國乎？然無聞穿七札之箭，不射籠中之鳥；荆洪鍾之劍；不副幾上之肉。且足下亡吳霸越，功成身退，逍遙於五湖之上，輝煥於萬古之後。故鄙夫竊仰重德盛名，不敢以常意奉待。何今日戲謔於綺席，恃意氣於放臣？則何異射病鳥於籠中，副腐肉於幾上？竊於君子惜金鏃與利刃也。」於是湘神動色，命酒罰范君。君將飲，有女樂數十輩，皆執所習於舞筵。有俳優揚言曰：「皤皤美女，喝《公無渡河歌》。」其詞曰：「濁波揚揚兮凝曉霧，公無渡河兮公竟渡。風號水激兮呼不聞，捉衣看入兮中流去。流排衣兮隨步沒，沈屍深入兮蛟螭窟。蛟螭盡醉兮君血乾，推出黃沙兮泛君骨。當時君死兮妾何適，遂就波瀾兮合魂魄。願持精衛銜石心，窮取（取字原空缺，據陳校本改。）河源塞泉脈。」歌竟，俳優復揚言：「謝秋娘舞（舞字原缺，據陳校本補。）《彩桑曲》。」凡十餘迭，曲韻哀怨。舞未竟，外有宣言：「申徒先生從河上來，徐處士與鴟夷君自海濱至。」乃隨導而入。江溪湘湖，禮接甚厚。屈大夫曰：「子非蹈蹻抱石扶眼之徒與？」對曰：「然。」屈曰：「餘得朋矣。」於是朱弦雅張，清管徐奏。酌瑤觥，飛玉觴。陸海珍味，靡不臻極。舞竟，俳優又揚言：「曹娥喝喝《怨江波》。」凡五疊，琛所記者唯三。其詞曰：「悲風淅淅兮波綿綿，蘆花萬里兮凝蒼煙。虬螭窟宅兮淵且玄，排波疊浪兮沈我天。所復不全兮身寧全，溢眸恨血兮往漣漣。誓將柔荑扶鋸牙之啄，空水府而藏其腥涎。青娥翠黛兮沉江壑，碧雲斜月兮空嬋娟。吞聲飲恨兮語無力，徒揚哀怨兮登歌筵。」歌竟，四座為之慘容。江神把酒，太湖神起舞作歌曰：「白露溥兮西風高，碧波萬里兮翻洪濤。莫言天下至柔者，載舟復舟皆我曹。」江神傾杯，起舞作歌曰：「君不見，夜來渡口擁千艘，中載萬姓之脂膏。當樓船泛泛於疊流，恨珠貝又輕於鴻毛。又不見，潮來津亭維一舸，中有一士青其袍。赴宰邑之良日，任波吼而風號。是知溺名溺利者，不免為水府之腥臊。」湘王持杯，雪溪神歌曰：「山勢磔回水脈分，水光山色翠連雲。四時盡入詩人詠，役殺吳興柳使君。」酒至溪神，湘王歌曰：「渺渺煙波接九嶷，幾人經此泣江籬。年年綠水青山色，不改重華南狩時。」於是范相國獻境會夜宴詩曰：「浪闊波澄秋氣涼，沈沈水殿夜初長。自憐休退五湖客，何幸追陪百穀王。香裊碧雲飄風席，觥飛白玉灑椒漿。酒酣獨泛扁舟去，笑入琴高不死鄉。」徐衍處士獻《境會夜宴並簡范詩》曰：「珠光龍耀火燿燿，夜接朝雲宴渚宮。鳳管清吹淒極浦，朱弦閒奏冷秋空。論心幸遇同歸友，揣分慚無輔佐功。雲雨各飛真境後，不堪波上起悲風。」屈大夫左持杯，右擊盤。朗朗作歌曰：「鳳鸞鸞以降瑞兮，患山雞之雜飛。玉溫溫以呈器兮，國嶮嶮之爭輝。當候門之四辟兮，瑾嘉謨之重扉。既瑞器而無庸兮，宜昏暗之相微。徒剝石以為舟兮，顧沿流而志違。將刻木而作羽兮，與超騰之理非。矜子子於空闊（闊字原空缺。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。）兮，靡群援之可依。血淋淋而滂流兮，顧江魚之腹而將歸。西風蕭蕭兮湘水悠悠，白芷芳歇兮江籬秋。日晼晼兮川雲牧，棹回起兮悲風幽。羈魂汨沒兮，我名永浮。碧波雖涸兮，厥譽長流。向使甘言順行於曩昔，豈今日居君王之座頭。是知貪名徇祿而隨世磨滅者，雖正寢而（而原作之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死兮，無得與吾儔。當鼎足之嘉會兮，獲周旋於君侯。鵬盤玉豆兮羅珍羞，金卮瓊斝兮方獻酬。敢寫心兮歌一曲，無謂餘持杯以淹流。」申屠先生獻《境會夜宴詩》曰：「行殿秋未晚，水宮風初涼。誰言此中夜，得接朝宗行。靈鼉振鞞鞞，神龍耀煌煌。紅樓壓波起，翠幄連雲張。玉簫冷吟秋，瑤瑟清含商。賢臻江湖叟，貴列川瀆王。諒予衰俗人，無能振積綱。分辭昏亂世，樂寐蛟螭鄉。棲遲幽島間，幾見波成桑。爾來盡流俗，難與傾壺觴。今日登華筵，稍覺神揚揚。方歡滄浪侶，遂恐白日光。海人瑞錦前，豈敢言文章。聊歌靈境會，此會誠難忘。」鴟夷君銜杯作歌曰：「雲集大野兮血波洶洶，玄黃交戰兮吳無全壘。既霸業之將墜，宜嘉謨之不從。國步顛蹶兮，吾道遘凶。處鴟夷之大困，入淵泉之九重。上帝愍餘之非辜兮，俾大江鼓怒其冤蹤。所以鞭浪山而疾驅波岳，亦粗足展餘拂鬱之心胸。當靈境之良宴兮，謬尊俎之相容。擊簫鼓兮撞歌鍾，吳謳趙舞兮歡未極。遽軍城曉鼓之鞞鞞，願保上善之柔德，何行樂之地兮難相逢。」歌終，鼉郡城樓早鼓絕，洞庭山寺晨鐘鳴。而飄風勃興，玄雲四起，波間車馬音猶合杳。頃之，無所見。曙色既分，巨龜復延首於中流。顧眄琛而去。（出《集異記》，明鈔本作《纂異記》）

張遵言

南陽張遵言，求名下第，途次商山山館。中夜晦黑，因起廳堂督芻秣，見東牆下一物，凝白耀耀，使僕者視之，乃白兔也。

貓，須睫爪牙皆如玉，毛彩清潤，悅懌可愛。遵言憐愛之，目為捷飛，言駿奔之甚于飛也。常與之俱，初令僕人張至誠袖之，每飲飼，則未嘗不持目前。時或飲令不快，則必伺其嗜而啖之。苟或不足，寧遵言輟味，不令捷飛之不足也。一年餘，志誠袖行，意以懈怠，由是遵言每行，自袖之。飲食轉加精愛，夜則同寢，晝則同處，首尾四年。後遵言因行於梁山路，日將夕，天且陰，未至所詣，而風雨驟來。遵言與僕等隱大樹下，於時昏晦，默無所睹。忽失捷飛所在，遵言驚歎，命志誠等分頭搜討，未獲次。忽見一人，衣白衣，長八尺餘，形狀可愛。遵言豁然如月中立，各得辨色。問白衣人何許來，何姓氏，白衣人曰：「我姓蘇，第四。」謂遵言曰：「我已知子姓字矣。君知捷飛去處否？則我是也。君今災厄合死，我緣愛君恩深，四年已來，能活我至於盡力輟味，曾無毫釐悔恨，我今誓脫子厄。然須損十餘人命耳。」言訖，遂乘遵言馬而行，遵言步以從之。可十里許，遙見一塚上有三四人，衣白衣冠，人長丈餘，手持弓箭，形狀瑰偉。見蘇四郎，俯偻迎趨而拜，拜訖，莫敢仰視。四郎問何故相見，白衣人曰：「奉大王帖，追張遵言秀才。」言訖，偷目盜視遵言。遵言恐，欲蹈地。四郎曰：「不得無禮，我與遵言往還，君等須與我且去。」四人憂恚啼泣。而四郎謂遵言曰：「勿憂懼，此輩亦不能戾吾。」更行十里，又見夜叉輩六七人，皆持兵器，銅頭鐵額，狀貌可憎惡，跳梁企躑，進退獰暴。遙見四郎，戢毒慄立，惕伏戰悚而拜。四郎喝問曰：「作何來？」夜叉等鬻毒為戚施之顏，肘行而前曰：「奉大王帖，專取張遵言秀才。」偷目盜視之狀如初。四郎曰：「遵言我之故人，取固不可也。」夜叉等一時叩地流血而言曰：「在前白衣者四人，為取遵言不到，大王已各使決鐵杖五百，死者活者尚未分。四郎今不與去，某等盡死。伏乞哀其性命，暫遣遵言往。」四郎大怒，叱夜叉，夜叉等辟易，崩倒者數十步外，流血跳迸，涕淚又言。四郎曰：「小鬼等敢爾，不然，且急死。」夜叉等啼泣暗鳴而去。四郎又謂遵言曰：「此數輩甚難與語，今既去，則奉為之事成矣。」行七八里，見兵仗等五十餘人，形神則常人耳，又列拜於四郎前。四郎曰：「何故來？」對答如夜叉等。又言曰：「前者夜叉牛叔良等七人，為追張遵言不到，盡以付法。某等惶懼，不知四郎有何術，救得我等全生。」四郎曰：「第隨我來，或希冀耳。」凡五十人，言可者半。須臾，至大烏（明抄本烏作鳥）頭門。又行數里，見城堞甚嚴。有一人具軍容，走馬而前。傳王言曰：「四郎遠到，某為所主有限，法不得迎拜於路。請且於南館小休，即當邀迓。」入館未安，信使相繼而召，兼屈張秀才。俄而從行，宮室欄署，皆真王者也。入門，見王披袂垂旒，迎四郎而拜，四郎酬拜，禮甚輕易，言詞唯唯而已。大王盡禮，前揖四郎升階，四郎亦微揖而上。回謂遵言曰：「地主之分，不可不邇。」王曰：「前殿淺陋，非四郎所宴處。」又揖四郎。凡過殿者三，每殿中皆有陳設盤榻食具供帳之備。至四重殿中方坐，所食之物及器皿，非人間所有。食訖，王揖四郎上夜明樓。樓上四角柱，盡飾明珠，其光為晝。命酒具樂，飲數巡，王謂四郎曰：「有佐酒者，欲命之。」四郎曰：「有何不可。」女樂七八人，飲酒者十餘人，皆神仙間容貌粒飾耳。王與四郎各衣便服，談笑亦鄰於人間少年。有頃，四郎戲一美人，美人正色不接。四郎又戲之，美人怒曰：「我是劉根妻，不為奉上元夫人處分，焉涉於此。君子何容易乎？中間許長史，於雲林王夫人會上輕言，某已贈語杜蘭香姊妹。至多微言，猶不敢掉謔，君何容易歟？」四郎怒，以酒卮擊牙盤一聲，其柱上明珠，轂轂而落，暝然無所睹。遵言良久懵而復醒，元在樹下，與四郎及鞍馬同處。四郎曰：「君已過厄矣，與君便別。」遵言曰：「某受生成之恩已極矣。都不知四郎之由，以歸感戴之所。又某之一生，更有何所賴也？」四郎曰：「吾不能言。汝但於商州龍興寺東廊縫衲老僧處問之，可知也。」言畢，騰空而去。天已向曙，遵言遂整轡適商州，果有龍興寺。見縫衲老僧，遂禮拜。初甚拒遵言，遵言求之不已。老僧夜深乃言曰：「君子苦求，吾焉可不應？蘇四郎者，乃是太白星精也；大王者，仙府之謫官也，今居於此。」遵言以他事問老僧，老僧竟不對，曰：「吾今已離此矣。」即命遵言歸，明辰尋之，已不知其處所矣。（出《博異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